



中国经典名著

三侠五义

(三)

〔清〕石玉昆 著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第四十八回	访奸人假公子正法 贬佞党真 义士面君.....	1
第四十九回	金殿试艺三鼠封官 佛门递呈 双乌告状.....	7
第五十回	彻地鼠恩救二公差 白玉堂智 偷三件宝.....	12
第五十一回	寻猛虎双雄陷深坑 获凶徒三 贼归平县.....	19
第五十二回	感恩情许婚方老丈 投书信多 亏宁婆娘.....	29
第五十三回	蒋义士二上翠云峰 展南侠初 到陷空岛.....	36
第五十四回	通天窟南侠逢郭老 芦花荡北 岸获胡奇.....	43
第五十五回	透消息遭困螺蛳轩 设机谋夜 投蚯蚓岭.....	50
第五十六回	救妹夫巧离通天窟 获三宝惊 走白玉堂.....	58
第五十七回	独龙桥盟兄擒义弟 开封府包 相保贤豪.....	66
第五十八回	锦毛鼠龙楼封护卫 邓九如饭 店遇恩星.....	75

第五十九回	倪生偿银包兴进县 金令赠马 九如来京.....	82
第六十回	紫髯伯有意除马刚 丁兆兰无 心遇莽汉.....	89
第六十一回	大夫居饮酒逢土棍 卞家瞳偷 银惊恶徒.....	96
第六十二回	遇拐带松林救巧姐 寻奸淫铁 岭战花冲.....	101
第六十三回	救莽汉暗刺吴道成 寻盟兄巧 逢桑花镇.....	108
第六十四回	论前情感化彻地鼠 观古迹游 赏诛龙桥.....	115
第六十五回	北侠探奇毫无情趣 花蝶隐迹 别有心机.....	121
第六十六回	盗珠灯花蝶遭擒获 救恶贼张 华窃负逃.....	127
第六十七回	紫髯伯庭前敌邓车 蒋泽长桥 下擒花蝶.....	133
第六十八回	花蝶正法展昭完姻 双侠饯行 静修测字.....	140
第六十九回	杜雍课读侍妾调奸 秦昌赔罪 丫环丧命.....	145
第七十回	秦员外无辞甘认罪 金琴堂有 计立明冤.....	151

第七十一回	杨芳怀忠彼此见礼 继祖尽孝 母子相逢.....	159
第七十二回	认明师学艺招贤馆 查恶棍私 访霸王庄.....	166

第四十八回 访奸人假公子正法 贬佞党真义士面君

且说公孙策与三位公子回来，将文大人之言一一禀明。大公子又将认得冒名的武吉祥也回了。惟有包兴一瘸一拐，见了包公，将孙荣蛮打的情节说了一遍。包公安慰了他一番，叫他且自歇息将养。众人彼此见了三位公子，也就告别了。来至公厅，大家设席与包兴压惊。里面却是相爷与三位公子接风擗尘，就在后面同定夫人三位公子，叙天伦之乐。

单言文大人具了奏折，连庞吉的书信与开封府的文书，俱各随折奏闻，天子看了，又喜又恼。喜的是包卿子侄并无此事，恼的是庞吉屡与包卿作对，总是他的理亏。如今索性与孙荣等竟成群党，全无顾忌，这不是有意要陷害大臣么？便将文彦博原折案卷人犯，俱交开封府问讯。

包公接到此旨，看了案卷，升堂。略问了问赵庆，将武吉祥带上堂来，一鞠即服。又问他：“同事者有多少人？”武吉祥道：“小人有个兄弟名叫武平安，他原假充包旺，还有两个伴当。不想风声一露，他们就预先逃走了。”包公因庞吉私书上面，有查来各处数目，不得不问，果然数目相符。又问他：“有个包兴曾给你送信，却在何处？说的是什么言语？”武吉祥便将在饭铺内说的话一一回明。包公道：“若见了此人，你可认得么？”武吉祥道：“若见了面，自然认得。”包公叫他画招，暂且收监。包公问道：“今日值班的是谁？”只见下面上来二人，跪禀道：“是



小人江樊黄茂。”包公看了，又添派了马步快头耿春郑平二人，吩咐道：“你四人前往庞府左右细细访查。如有面貌与包兴相仿的，只管拿来。”四个人领命去了。包公退堂来至书房，请了公孙先生来，商议具折覆奏，并定罪名处分等事不表。

且言领了相谕的四人，暗暗来到庞府，分为两路细细访查。及至两下里四个人走到对头，俱各摇头。四人会意，这是没有的缘故。彼此纳闷，可往那里寻呢？真真事有凑巧，只见那边来了个醉汉，旁边有一人用手相搀，恰恰的仿佛包兴。四人喜不自胜，就迎了上来。只听那醉汉道：“老二呀！你今儿请了我了，你算包兴兄弟了，你要是不请我呀，你可就是包兴的儿子了。”说罢，哈哈大笑。又听那人道：“你满嘴里说的是甚么？喝点酒儿混闹。这叫听见是甚么意思。”说话之间，四人已来到跟前，将二人一同获住，套上铁链，拉着就走。这人吓得面目焦黄，不知何事。那醉汉还胡言乱语的讲交情过节儿，四个人也不理他。

及至来到开封府，着二人看守，二人回话。包公正在书房与公孙先生商议奏折，见江樊耿春二人进来，便将如何拿的一一禀明。包公听了，立刻升堂，先将醉汉带上来，问道：“你叫甚么名字？”醉汉道：“小人叫庞明，在庞府帐房里写帐。”包公问道：“那一个他叫甚么？”庞明道：“他叫庞光，也在庞府帐房里。我们俩是同手儿伙计。”包公道：“他既叫庞光，为何你又叫他包兴呢？讲！”庞明说：“这个……那个……他是甚么件事情。他是那末……这末件事情呢。”包公吩咐：“掌嘴。”庞明忙道：“我说，



我说。他原当过包兴，得了十两银子。小人才呕着他，喝了他个酒儿。就是说兄弟咧，儿子咧，我们原本顽笑，并没有打架拌嘴，不知为甚么就把我们拿来了？”

包公吩咐，将他带下去，把庞光带上堂来。包公看了，果然有些彷彿包兴，把惊堂木一拍，道：“庞光，你把假冒包兴情由，诉上来。”庞光道：“并无此事呀。庞明是喝醉了，满口胡说。”包公叫提武吉祥上堂当面认来。武吉祥见了庞光道：“合小人在饭铺说话的，正是此人。”庞光听了，心下慌张。包公吩咐：“拉下去，重打二十大板。”打得他叫苦连天，不能不说。便将庞吉与孙荣廖天成在书房如何定计。“恐包三公子不应，故此叫小人假扮包兴，告诉三公子只管应承，自有相爷解救。别的小人一概不知。”包公叫他画了供，同武吉祥一并寄监，俟参奏下来再行释放。庞明无事，叫他去了。

包公仍来至书房，将此事也叙入折内。定了武吉祥御刑处死。“至于庞吉与孙荣廖天成定阴谋，拦截钦犯，传递私信，皆属挟私陷害。臣不敢妄拟罪名，仰乞圣听明示，睿鉴施行。”此本一上，仁宗看毕，心中十分不悦，即明发上谕：“庞吉屡设奸谋，频施毒计，挟制首相，谗害大臣，理宜贬为庶民，以惩其罪；姑念其在朝有年，身为国戚，着仍加恩赏太师衔，赏食全俸，不准入朝从政。倘再不知自励，暗生事端，即当从重治罪。孙荣廖天成阿附庞吉结成党类，实属不知自爱，俱着降三级调用。余依议。钦此。”此旨一下，众人无不称快。包公奉旨，用狗头铡将武吉祥正法。庞光释放。赵庆也着他回去，额外赏银十两。立刻行文到管城县，赵庆仍然在役当差。



此事已结。包公便庆寿辰。圣上与太后俱有赏赉。至于众官祝贺，凡送礼者俱是璧回。众官也多有不敢送者，因知相爷为人忠梗无私。不必细述。

过了生辰，即叫三位公子回去。惟有三公子包公甚是喜爱，叫他回去禀明了祖父母与他父母，仍来开封府在衙内读书，自己与他改正诗文，就是科考也甚就近。打发他等去后，办下谢恩折子，预备明日上朝呈递。

次日入内，递折请安。圣上召见，便问访查的那人如何。包公趁机奏道：“那人虽未拿获，现有他同伙三人自行投到。臣已讯明，他等是陷空岛卢家庄的五鼠。”圣上听了，问道：“何以谓之五鼠？”包公奏道：“是他五个人的绰号：第一鼠盘桅鼠卢方，第二是彻地鼠韩彰。第三是穿山鼠徐庆，第四鼠是混江鼠蒋平，第五是锦毛鼠白玉堂。”圣上听了，喜动天颜，道：“听他们这些绰号，想来就是他们本领了。”包公道：“正是。现今惟有韩彰白玉堂不知去向，其余三人俱在臣衙内。”仁宗道：“既如此，卿明日将此三人带进朝内。朕在寿山福海御审。”包公听了，心下早已明白。这是天子要看看他们的本领，故意为此筹画已久，恐说出“钻天”“翻江”，有犯圣忌，故此改了。这也是怜才的一番苦心。

当日早朝已毕，回到开封，将此事告诉了卢方等人；并着展爷与公孙先生等明日俱随入朝，为照应他们三人。又嘱咐了他三人多少言语，无非是小心敬谨而已。

到了次日，卢方等绝早的，就披上罪衣罪裙。包公见了，吩咐不必，俟圣旨召见时再穿不迟。卢方道：“罪民等今日朝见天颜，理宜奉公守法。若临期再穿，未免简慢，



不是敬君上之理。”包公点头，道：“好。所论极是。若如此，本阁可以不必再嘱咐了。”便上轿入朝。展爷等一群英雄跟随来至朝房，照应卢方等三人，不时的问问茶水等项。卢方到了此时，惟有低头不语。蒋平也是暗自沉吟。独有那楞爷徐庆东瞧西望，问了这里，又打听那边，连一点安顿气儿也是没有。忽见包兴从那边跑来，口内打诨，又点手儿。展爷已知是圣上过寿山福海那边去了，连忙同定卢方等，随着包兴，往内里而来。包兴又悄悄嘱咐卢方道：“卢员外不必害怕。圣上要问话时，总要据实陈奏。若问别的，自有相爷代奏。”卢方连连点头。

刚来到寿山福海，只见宫殿楼阁，金碧交辉，宝鼎香烟，氤氲结彩，丹墀之上，文武排班。忽听钟磬之声嘹亮，一对对提炉，引着圣上，升了宝殿。顷刻，肃然寂静。却见包公牙笏上捧定一本，却是卢方等的名字，跪在丹墀。圣上宣到殿上，略问数语。出来了老伴伴陈林，来到丹墀之上，道：“旨意带卢方徐庆蒋平。”此话刚完，早有御前侍卫将卢方等一边一个架起胳膊，上了丹墀。两边的侍卫又将他等一按，悄悄说道：“跪下。”三人匍匐在地。侍卫往两边一闪。圣上叫卢方抬起头来。卢方秉正向上。仁宗看了，点了点头，暗道：“看他相貌出众，武艺必定超群。”因问道：“居住何方？结义几人？作何生理？”卢方一一奏罢。圣上又问他因何投到开封府。卢方连忙叩首，奏道：“罪民因白玉堂年幼无知，惹下滔天大祸。全是罪民素日不能规箴，忠告善导，致令酿成此事。惟有仰恳天恩，将罪民重治其罪。”奏罢叩头。

仁宗见他情甘替白玉堂认罪，真不愧结盟的义气。圣



心大悦。忽见那边忠烈祠旗杆上黄旗，被风刮的忽喇喇乱响；又见两旁的飘带，有一根绕在杆上，一根却裹住滑车。圣上却借题发挥道：“卢方，你为何叫作盘桅鼠？”卢方奏道：“只因罪民船上篷索断落，罪民曾爬桅结索；因此叫为盘桅鼠，实乃罪民末技。”圣上道：“你看那旗杆上飘带缠绕不清，你可能毂上去解开么？”卢方跪着，扭项一看，奏道：“罪民可以勉力巴结。”圣上命陈林将卢方领下丹墀，脱去罪衣罪裙，来到旗杆之下。他便挽掖衣袖将身一纵，蹲在夹杆石上。只用手一扶旗杆，两膝一拳，只听“哧”“哧”“哧”“哧”，犹如猿猴一般，迅速之极，早已到了挂旗之处。先将绕在旗杆上的飘带解开；只见他用腿盘旗杆，将身形一探，却把滑车上的飘带也就脱落下来。此时圣上与群臣看得明白，无不喝采。忽又见他伸开一腿，只用一腿盘住旗杆，将身体一平，双手一伸，却在黄旗一旁，又添了一个顺风旗。众人看了，谁不替他耽惊。忽又用了个拨云探月架式，将左手一甩，将那一条腿早离了杆。这一下把众人吓了一跳。及至看时，他早用左手单挽旗杆，又使了个单展翅。下面自圣上以下，无不喝采连声。猛见他把头一低，滴溜溜顺将下来，彷彿失手的一般。却把众人吓着了，齐说：“不好！”再一看时，他却从夹杆石上跳将下来。众人方才放心。天子满心欢喜，连声赞道：“真不愧‘盘桅’二字。”陈林仍带卢方，上了丹墀，跪在旁边。

看第二的名叫彻地鼠韩彰，不知去向。圣上即看第三的名叫穿山鼠徐庆，便问道：“徐庆……”徐庆抬起头来，道：“有。”他连声答应得极其脆亮。天子把他一看，见他



黑漆漆的一张面皮，光闪闪两个环睛，鲁莽非常，毫无畏惧。

不知仁宗看了，问出甚么话来，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金殿试艺三鼠封官 佛门递呈双乌告状

话说天子见那徐庆卤莽非常，因问他如何穿山。徐庆道：“只因我……”蒋平在后面悄悄拉他，提拔道：“罪民；罪民。”徐庆听了，方说道：“我罪民在陷空岛连钻十八孔，故此人人叫我罪民穿山鼠。”圣上道：“朕这万寿山也有山窟，你可穿得过去么？”徐庆道：“只要是通的，就钻的过去。”圣上又派了陈林，将徐庆领至万寿山下。徐庆脱去罪衣罪裙。陈林嘱咐他道：“你只要穿山窟过去，应个景儿即便下来，不要耽延工夫。”徐庆只管答应。谁知他到了半山之间，见个山窟，把身于一顺，就不见了。足有两盏茶时，不见出来。陈林着急道：“徐庆，你往那里去了？”忽见徐庆在南山尖之上，应道：“唔！俺在这里。”这一声连圣上与群臣俱各听见了。卢方在一旁跪着，暗暗着急，恐圣上见怪。谁知徐庆应了一声，又不见了。陈林更自着急，等了多回，方见他从山窟内穿山。陈林连忙招手，叫他下来。此时徐庆已不成模样，浑身青苔满头尖垢。陈林仍把他带至丹墀，跪在一旁。圣上连连夸奖：“果真不愧‘穿山’二字。”

又见单上第四名混江鼠蒋平。天子往下一看，见他匍匐在地，身材渺小。及至叫他抬起头来，却是面黄肌瘦，



形如病夫。仁宗有些不悦，暗想道：“看他这光景，如何配称混江鼠呢？”无奈何，问道：“你既叫混江鼠，想来是会水了？”蒋平道：“罪民在水中能开目视物，能在水中整个月住宿，颇识水性，因此唤作混江鼠。这不过是罪民小巧之技。”仁宗听说“颇识水性”四字，更不及悦，立刻吩咐备船，叫陈林进内；“取朕的金蟾来。”少时，陈伴伴取到。天子命包公细看。只见金漆木桶之中，内有一个三足蟾，宽有三寸，长有五寸，两个眼睛如琥珀一般，一张大口恰似胭脂，碧绿的身子，雪白的肚儿，更衬着两个金眼圈儿，周身的金点儿，实实好看，真是稀奇之物。包公看了，赞道：“真乃奇宝！”天子命陈林带着落平上一只小船。却命太监提了水桶，圣上带领首相及诸大臣，登在大船之上。

此时陈林看蒋平光景，惟恐地不能捉蟾，悄悄告诉他的道：“此蟾乃圣上心爱之物；你若不能捉时，趁早言语，我与你奏明圣上，省得吃罪不起。”蒋平笑道：“公公但请放心，不要多虑。有水靠求借一件。”陈林道：“有，有。”立刻叫小太监拿几件来。蒋平挑了一身很小的，脱了罪衣黑裙，穿卜水靠刚刚合体。只听圣上那边大船上太监手提水桶，道：“蒋平，咱家这就放蟾了。”说罢，将木桶口儿向下，底儿向上，连蟾带水俱各倒在海内。只见那蟾在水皮之上发楞。陈林这里紧催蒋平：“下去，下去，快下去！”蒋平他却不动。不多时，那蟾灵性清醒，三足一晃，就不见了。蒋平方向船头，将身一顺，连个声息也无，也不见了。

天子那边看的真切，暗道：“看他入水势，颇有能为。



只是金蟾惟恐遗失。”眼睁睁往水中观看，半天不见影响。天子暗说：“不好，朕看他懦弱身躯，如何禁的住在水中许久？别是他捉不住金蟾，畏罪自溺死了罢？这是怎么说！朕为一蟾，要人一命，岂是为君的道理！”正在着急，忽见水中咕嘟嘟翻起泡来。此泡一翻，连众人俱各猜疑了，这必是沉了底儿了。仁宗好生难受。君臣只顾远处观望，未想到船头以前，忽然水上起波，波纹往四下一开，发了一个极大的圈儿，从当中露出人来，却是面向下，背朝上。圣上看了，不由的一怔。猛见他将腰一拱，仰起头来，却是蒋平在水中跪着，两手上下合拢。将手一张，只听金蟾在掌中呱呱的乱叫。天子大喜，道：“岂但颇识水性，竟是水势精通了。真是好混江鼠，不愧其称！”忙吩咐太监将木桶另注新水。蒋平将金蟾放在里面，跪在水皮上，恭恭敬敬向上叩了三个头。圣上及众人无不夸赞。见他仍然踏水奔至小船，脱了衣靠。陈林更喜。仍把他带往金銮殿来。

此时圣上已回转殿内，宣包公进殿，道：“朕看他等技艺超群，豪侠尚义。国家总以鼓励人材为重，朕欲加封他等职衔，以后也令有本领的各怀慕上之心。卿家以为何如？”包公原有此心，恐圣上设疑，不敢启奏。今一闻此旨，连忙跪倒，奏过：“圣上神明，天恩浩荡，从此大开进贤之门，实国家之大幸也。”仁宗大悦，立刻传旨，赏了卢方等三人也是六品校尉之职，俱在开封供职。又传旨，务必访查白玉堂、韩彰二人，不拘时日。包公带领卢方等谢恩。天子驾转回宫。

包分散朝，来到衙署。卢方等三人重新又叩谢了包公。



包公甚喜，却又谆谆嘱咐：“务要访查二义上、五义士，莫要辜负圣思。”公孙策与展爷、王、马、张、赵俱备与三人贺喜。独有赵虎心中不乐，暗自思道：“我们辛苦了多年，方才挣得个校尉。如今他三人不发一刀一枪，便也是校尉，竟自与我等为伍。若论卢大哥，他的人品轩昂，为人忠厚，武艺超群，原是好的。就是徐三哥直直爽爽，就合我赵虎的脾气似的，也还可以。独有那姓蒋的三分不像人，七分倒象鬼，瘦的那个样儿，眼看着成了干儿了，不是筋连着也就散了。他还说动话儿，尖酸刻薄，怎么配与我老赵同堂办事呢？”心中老大不乐。因此每每聚谈饮酒之间，赵虎独独与蒋平不对。蒋爷毫不介意。

他等一壁里访查正事，一壁里彼此聚会，又耽延了一个月的光景。这一天，包公下朝，忽见两个乌鸦随着轿呱呱乱叫，再不飞去。包公心中有些疑惑。又见有个和尚迎轿跪倒，双手举呈，口呼“冤枉”。包兴接了呈子，随轿进了衙门。包公立刻升堂，将诉呈看毕，把和尚带上来，问了一堂。原来此僧名叫法明，为替他师兄法聪辨冤。即刻命将和尚暂带下去。忽听乌鸦又来乱叫。及至退堂，来到书房，包兴递了一盏茶，刚然接过，那两个乌鸦又在檐前呱呱乱叫。包公放下茶杯，出书房一章，仍是那两个乌鸦。包公暗暗道：“这乌鸦必有事故。”吩咐李才，将江樊、黄茂二人唤进来。李才答应。不多时二人跟了李才进来，到书房门首。包公就差他二人跟随乌鸦前去，看有何动静。江、黄二人忙跪下，禀道：“相爷叫小人跟随乌鸦往那里去？请即示下。”包公一声断喝，道：“徒！好狗才！谁许你等多说？派你二人跟随，你就跟随。无论是何地方，但



有形迹可疑的，即便拿来见我。”说罢，转身进了书房。

江、黄二人彼此对瞧了瞧，不敢多言，只得站起，对乌鸦道：“往那里去？走呀！”可煞作怪，那乌鸦便展翅飞起，出衙去了。二人那敢怠慢，赶出了衙门，却见乌鸦在前。二人不管别的，低头看看脚底下，却又仰面瞧瞧乌鸦，不分高低，没有理会，已到城外旷野之地。二人吁吁带喘，江樊道：“好差使！两条腿跟着带翅儿的跑。”黄茂道：“我可顽不开了，再要跑，我就要暴脱了。你瞧我这浑身汗都透了。”忽见那边飞了一群乌鸦来，连这两个裹住。江樊道：“不好咧！完了，咱们这两个呀呀儿哟了，好汉打不过人多。”说着话，两个便坐在地下，仰面观瞧，只见左旋右舞，飞腾上下，如何分得出来呢？江、黄二人为难：“这可怎么样呢？”猛听得那边树上呱呱乱叫。江樊立起身来一看，道：“伙计，你在这里呢。好呀！他两个会顽呀，敢则躲在树里藏着呢。”黄茂道：“知道是不是呢？”江樊道：“咱们叫他一声儿，老鸦呀！该走咧！”只见两个乌鸦飞起；向着二人乱叫，又往南飞去了。江樊道：“真奇怪。”黄茂道：“别管他，咱们且跟他到那里。”二人赶步向前，刚刚来至宝善庄，乌鸦却不见了。见有两个穿青衣的，一个大汉。一个后生。江樊猛然省悟，道：“伙计，二青呀。”黄街道：“不错，双皂呀。”二人说完，尚在游疑。

只见那二人从小路上岔走。大汉在前；后生在后，赶不上大汉，一着急却跌倒了，把靴子脱落了一只，却露出尖尖的金莲来。那大汉省见，转回身来将他扶起，又把靴子拾起叫他穿上。黄茂早赶过来，道：“你这汉子，要拐



那好人往那里去计。”伸手就要拿人。那知大汉眼快，反把黄茂碗子拢住，往怀里一领，黄茂难以挣扎，就顺水推舟的爬下了。江樊过来嚷道：“故意的女扮男装，必有事故。反将我们伙计摔倒，你这厮有多大胆？”说罢，才要动手，只见那大汉将手一晃，一转眼间右肋里就是一拳。江樊往后倒退了几步，身不由己的也就仰面朝天的躺下了。他二人却好，虽则一个爬着，一个躺着，却骂不绝口，又不敢起来合他较量。只听那大汉对后生说：“你顺着小路过去；有一树林；过了树林，就看见庄门了，你告诉庄丁们，叫他等前来绑人。”那假后生忙忙顺着小路去了。不多时，果见来了几个庄丁，短棍铁尺，口称：“主管，拿什么人？”大汉用手往地下一指，道：“将他二人捆了，带至庄中，见员外去。”庄丁听了，一齐上前，扫了就走。绕过树林，果见一个广梁大门。江、黄二人正要探听探听。一直进了庄门大汉将他二人带至群房，道：“我回员外去。”不多时，员外出来，见了公差江樊，只吓得惊疑不止，不知为了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彻地鼠恩救二公差 白玉堂智偷三件宝

且说那员外迎面见了两个公差。谁知他却认得江樊，连忙吩咐家丁快快松了绑缚，请到里面去坐。

你道这员外却是何等样人？他姓林单名一个春字，也是个不安本分的。当初同江樊他两个人原是破落户出身，只因林春发了一注外财，便与江樊分手。江樊却又上了开



封府当皂隶，暗暗的熬上了差役头目。林春久已听得江樊在开封府当差，就要仍然结识于他。谁知江樊见了相爷秉正除奸，又见展爷等英雄豪侠，心中羡慕，颇有向上之心。他竟改邪归正。将夙日所为之事一想，全然不是在规矩之中，以后总要做好事当好人才是。不想今日被林春主管雷洪拿来，见了员外，却是林春。

林春连称“恕罪”，即刻将江樊黄茂让至待客厅上。献茶已毕，林春欠身道：“实实不知是二位上差，多有得罪。望乞看当初的分上，务求遮盖一二。”江樊道：“你我原是同过患难的，这有甚么要紧。但请放心。”说罢，执手。别过头来，就要起身。这本是个脱身之计。不想林春更是奸滑油透的，忙拦道：“江贤弟，且不必忙。”便向小童一使眼色。小童连忙端出一个盘子，里面放定四封银子。林春笑道：“些须薄礼，望乞笑纳。”江樊道：“林兄，你这就错了。似这点事儿有甚要紧，难道用这银子买嘱小弟不成？断难从命。”林春听了，登时放下脸来，道：“江樊，你好不知时务。我好意念昔日之情，赏脸给你银两，你竟敢推托。想来你是仗着开封府藐视于我。——好，好！”回头叫声：“雷洪，将他二人吊起来，给我着实拷打。立刻叫他写下字样，再回我知道。”

雷洪即刻吩咐庄丁捆了二人，带至东院三间屋内。江樊黄茂也不言语，被庄丁推到东院，甚是宽阔。却有三间屋子，是两明一暗。正中柁上有两个大环。环内有炼，炼上有钩。从背缚之处伸下钩来，钩住腰间丝绦，往上一拉，吊的脚刚沾地，前后并无倚靠。雷洪叫庄丁搬个座位坐下。又吩咐庄丁用皮鞭先抽江樊。江樊到了此时，便把当初的

